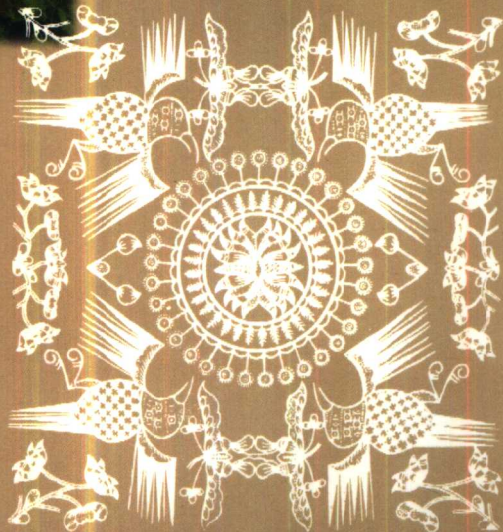


文明与 社会进步

张华金 著

Wenming Yu
Shehui Jinbu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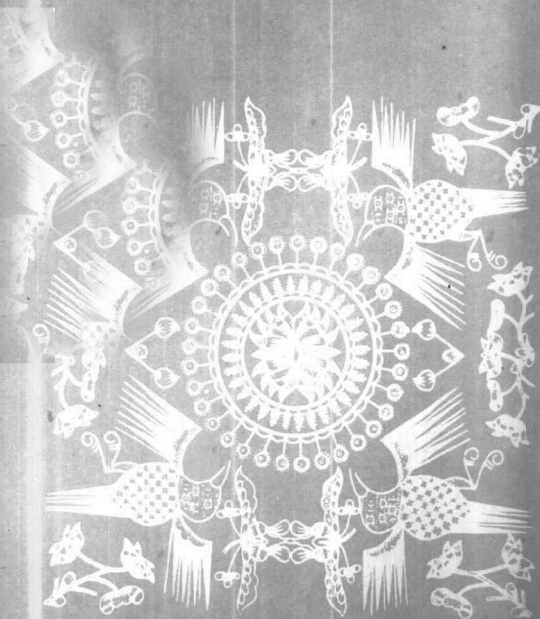
文明与 社会进步

张华金 著

Wenming Yu
Shehui Jinbu

K02
2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华 华
封面设计 邹越非

文明与社会进步

张华金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印张 7 字数 170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ISBN 7-80618-470-8/C·68

定价: 10.80 元

序 一

蒋冰海

张华金研究员所著的《文明与社会进步》一书现在出版了，我感到很高兴，我也乐于为此书写序言。

我与张华金研究员共事多年，又一起共同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中心的工作。前几年，他还参与“精神文明研究系列丛书”的具体策划工作。这套丛书我负责总策划，现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现代文明与现代人》（蒋冰海著）、《精神文明与法制》（尤俊意著）、《反腐败论析》（金维新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陈泽环、方放著）、《本色·抗体·万年大计——谈新时期的艰苦奋斗》（王国荣著）。张华金研究员著的《文明与社会进步》一书，也是这套丛书中的一个选题，现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我曾认真阅读过《文明与社会进步》这本书稿，我认为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本书选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开始，注重经济发展和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已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文明”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追求的崇高主题，“社会文明”、“文明行为”、“文明人”……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追求的共同目标。文明与社会进步紧紧连在一起，无疑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升华，也是现代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明显特点。

其次,本书论述的内容以“文明”为轴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较好地阐发了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从经济发展战略到社会文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与现代社会文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的新开拓”等章节,都能抓住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进行阐述,能给人以启迪。第三,在全书的论述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如“社会进步要以文明为标志”,“文明的‘三维’视角”,“可持续发展观的文明内涵”,“城市在文明交流和融合中的作用”,“审视社会主义文明的两个视角”,“当代中国社会文明的新开拓”所表现的三个突出方面等。从书稿中可以看出,这些观点的阐发,作者是经过长期思考与研究的,值得重视。第四,本书论述了精神文明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与作用。本书以两章篇幅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特殊意义,强调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卓有成效地推动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文明与社会进步》中,专列有一章论述了“社会进步离不开制度文明”,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三维结构的统一体,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制度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范体系,是规范与节制人们行为的一种尺度,是文明结构的中介要素。从根本上讲,制度文明是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换言之,有怎样的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就会有怎样的制度文明;同时,制度文明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是整个社会文明的保障。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改革,就是要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包括那些已经过时的不适用的制度,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好发展。也只有把改革成果通过相应的制度文明确立下来,才能把改革不断推

向深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同时,一再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小平同志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党过去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小平同志说,这样讲“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和其他方面比较起来,还是远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这恐怕正是目前某些社会问题难以得到根治,社会腐败现象难以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只有全面深刻领会小平同志的论述,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加强制度文明建设,才能更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总之,《文明与社会进步》是一本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和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著作,很值得一读。

1998年2月10日

序 二

鲍宗豪

张华金先生是我的学长，在学术研究上与我有着长期的联系与合作。多年来，他一直着力于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文明与社会进步》一书是他整个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他要我为此书作序，虽然感到有点不安，但是能为华金先生的新著写序，从中汲取关于“文明”思想的精粹而感到高兴。

在 80 年代我国的“文化热”中，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文明问题，集中探讨了文明的起源、文化与文明、文明的本质与结构、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等问题，像华金先生那样从文明与社会进步关系的视角发掘文明的深刻内涵，似还未见到。《文明与社会进步》不仅为我们开拓了一块研究文明的新空间，而且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新观点。如作者认为，文明是一个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相结合而构成的“综合范畴”，并提出了衡量社会进步或发展的尺度是文明。这个观点富有时代性、现实性。全书紧紧围绕这一新的观点，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进步与不同文明的交互作用，社会进步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定位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文明的新开拓等方面，全面、充分地论证了文明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的理论与现实根据。

我看《文明与社会进步》一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对文

明的研究立意高、视野宽、论证全。作者把文明放到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尺度的高度来立论,并作了全方位的阐释与论证,从而使文明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2)对社会文明的要素、结构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较透彻的阐述,使人们能较全面、准确地把握“文明”范畴。(3)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依据翔实的材料,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特征作了较好的科学分析,有助于人们把握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4)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对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具有时代气息、现实性强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并作了较好的阐发。

《文明与社会进步》一书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比如,科学决策与社会文明的进步问题。因为文明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它是一个“动态”的命题,换句话说,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水平,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尺度。那么,在当代社会如何合理有效地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提高社会文明的水平呢?其中一个重要的科学思想方法便是:发挥科学决策的作用。因为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根本上受着人的活动水平的影响,而人的活动水平则反映着人对自身活动的认识与决策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认识与决策是否合理,是否正确,将对社会文明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当今,面对全球不适当的消费和生活模式而导致的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区域发展失衡,我们更需要科学决策,需要倡导人、社会、环境整体协调发展的科学决策,并使其转变为政府的决策与政策,以引导人们放弃传统的生产活动方式与消费方式,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界的传统态度,从追求一时繁荣走向人类社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我相信,《文明与社会进步》一书的出版,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文明”气息,它将为人们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形成“社会文明”

的风尚,提高“社会文明”的水平,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1998 年 2 月 3 日

引言：文化和文明

文化和文明，对社会发展、对人的生活的关系是最密切不过了。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标志。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社会，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文化。文化又是文明发展的基础。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早期，即人类的“文化初期”，社会生产的发展，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建立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①的基础上，以后随着文化和文明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则建立在“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基础上。这里所说的“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指人所利用或略加改造的、属于自然性的石刀、石斧等；“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则是包含了科学因素结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指手工制造的工具，特别是指机械性的生产工具。“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出现，标志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当人类社会处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时期，对社会生产发展和人类生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原始的、直接的自然资源；当人类社会处在“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时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为人类提供生产资料的间接的自然资源，即是经过改造和重新组合了的自然资源。在“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时代，人们依靠一定的科学知识，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去创造新的生产工具，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总量，同时也提高和改善了三生活质量。由此可见，文明对社会生产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页。

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尤为重要。

文明，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文明？文明和文化具有同等含义，还是有所区别？如果有区别，区别又在哪儿？这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因此本书的“引言”，对这个问题先作一探讨和说明。

“文化”这个术语源自拉丁语。在拉丁语中，它是动词 *Culere* 的派生词，原意是指对土壤、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不难看出，文化这个概念生来就与人改造自然以获得最基本的生存资料相关。后来，文化的上述含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前 106—前 43），把文化称之为“耕耘智慧”，把文化与智慧联系了起来。在古代中国，文化一般指文治和教化。如西汉的刘向（约前 77—前 6），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突出了文化的教育作用。1510 年，英国的《牛津词典》把文化寓意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所作的努力。反映了资本主义初期的进取精神。1871 年，英国的泰勒在其《原始文化》第二卷的开头，把文化明确定义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或文明”。这个定义在当时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文化含义的一般看法。其缺陷是把文化和文明等同起来，也没有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成果中的文化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宽和加深了文化概念的广度和深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综合统一上揭示文化概念的含义，认为文化既包括人们活动的结果，如物质生产成果中的机器、技术设备和精神生产成果中的艺术作品、社会法规等，也包括人们在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如知识、技能、智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交往方式等。总之，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

“文明”概念，也与拉丁语“Civis”（公民）、“Civilis”（公民的）、“Civitas”（有组织的社会）等术语有关。在拉丁语中，“Civilis”（文明）一词有两种基本意义：一是指作为一定社会成员的公民所特有的素质和修养；另一种是指对公民有益的教育和影响。在西方，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写就的《利维坦》一书，提出了“文明社会”的概念，可以说他是西方思想家最早使用“文明”一词的人。他当时所说的“文明社会”概念，就是指与战争状态相对立的和平状态。英国资产阶级晚期的启蒙思想家洛克（1632—1704），在《政府论》一书中也使用了“文明”一词，他主要是指私有财产的产生和确认。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首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则把文明与专制、不平等对立起来，视文明谓自由、平等和民主。在中国，文明概念出现甚早。古代典籍《周易·乾·之言》中就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说法。意思是有龙出现在田野时，仿佛阳气上升到地平线上，于是天下“文明”普照。这时，文明概念的社会含义并不突出。只是到了近代，文明的社会含义才明显和突出出来。清代戏曲理论家、作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把文明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思想界对文明的理解颇受西方文明观的影响，一般视文明为“民主政治”、“自由权利”、“科学技术”或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

19世纪中期，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突出了文明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这对我们理解文明概念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他们认为，文明首先是个历史概念，是和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其次，文明是一个社会范畴。文明时代是从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文字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而开始的人类历史时期。“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

规律。”^① 第三，他们还认为社会范畴的文明概念，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描绘成通过野蛮时代过渡到表面的、非真正的文明时代（即存在阶级对立的社會），然后再从非真正的文明时代过渡到真正的、彻底消除了野蛮的普遍的文明时代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文化和文明高度重视。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了阐发，我国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花了很大精力对文化和文明概念的内涵作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和探讨，为文化和文明概念的科学界定作出了积极和富有成果的努力。

在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的《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同时也肯定了“物质文明”的概念。还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80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的论断，扼要地指明了文明是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是社会进步的最终标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吸取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文化和文明的含义作了明确、扼要的界定，把文化的含义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并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文化定义为“总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把文明界定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标志”,“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作为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人类文明从来是以进步文化为基础,没有进步文化的发展,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应该说,上述关于文化、文明概念的界定和解释,揭示了两者固有的本质规定性,又包含了现时代的丰富内容,也反映了现代实践的新特征,可以说是一种较为科学和概括的界定。

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极为密切。文化和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极重要因素。文化和文明的最终根源都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给文化和文明奠定了现实基础。因而两者具有同源性,其内容也有相同的方面。

文化和文明概念虽然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但并不能由此可以作出文化和文明相等同的结论。文化和文明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区别。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文化和文明不是同时产生的。一般来说,文化先于文明。因为,当人类摆脱动物状态和开始创造性活动时已蕴涵着文化含义。文化一词,据克罗伯和克鲁克洪在他们对该词的潜心研究中,列举了一百六十一一种定义,可见其多义性。但是文化概念的基本或核心的涵义是明确的,即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表征。文化由人所创造,人是文化的主体。当人还没有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时,人类的祖先——类人猿也只是自然界动物群体中的一员,它本身及其生存条件和生存活动也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只有当原始人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改造了自然,赋予自然物以人的“目的性”的印记,并与人的生存发展联系起来的时候,原来的自然物才具有文化的意蕴。比如,一块天然的石块(不管它是多么灵巧的岩石),如果没有人的利用和加工或艺术的创造,它决不可能有文化的意义。

自然界的天然存在物,经过人的活动,注入了具有目的性的人的价值观念,才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文化”范畴。文化是人与自然经过人的活动而达到的统一。所以如前所说,文化一词的含义最初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然后引伸到人的精神因素。历史事实表明,文化先于文明。人类脱离动物界,从事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那时就有了文化。人类脱离动物界后开始进行创造性劳动,至今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而文明,从总体上说,是人类文化发展到有文字的阶段才真正开始的,至今也不过几千年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从辞源学上说,文明和文化是不可等同的。

其次,文化与文明的区别还表现在文明是文化的升华。这可以说是文化与文明相区别的主要之点。文明以文化为基础,但又高于文化。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形式的精神成果,其中既有优秀的传世之作,也有落后、以致腐朽的糟粕,而只有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成果才称得上是人类的文明因素。

当我们思考文明概念时,不仅不应当把文化和文明等同起来,还需要把“文明”和“文明时代”的概念区别开来。文明时代当然离不开文明,但不能说人类有了文明成果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可以指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艺术上的某一项创造性的积极成果或某一方面的成就;也可以指反映进步文化结晶的思想观念形态。因为这些都属于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文明时代是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历史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时代。恩格斯认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

生的时期。”^① 他在该书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对文明时代的社会特征曾作过如下的概述：（1）“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2）出现了“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商品生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金属货币和货币资本、利息、高利贷。（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4）不仅巩固和加强了以前发生的各次社会分工，而且“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② 恩格斯对文明时代的考察，是立足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的。

综上所述，文明是文化的升华，文明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特别密切。研究社会发展，必须研究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首先，通过文明与社会进步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社会进步决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总量的增加，而是立足于社会文明各个方面的发展。社会文明是一个整体性概念，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应当致力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当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其次，把社会进步与文明联系起来，可以促使我们提高对发展社会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文明具有丰富和科学的内涵。社会进步的实在内容是社会文明的发展。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尺度，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文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程度，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尺度。第三，文明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历史继承性的概念，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是通过文明成果的互相吸收、互相交流、互相交往表现出来的。通过对文明与社会进步内在联系的考察，就可以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173页。

一步知道社会历史本质上是开放的。唯有通过社会文明的开放和继承,才能使人类社会的历史源远流长、不断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世界文明的发展。我们要自觉地把当代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纳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中,才能使具有文明传统的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先进文明之列。